



中庸講記 ④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（接上期）

《中庸》第二十七章之二：
故曰：「苟無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」

讀懂經句

① 苟：設使也。即假設。

② 至德：德極其至也。

至就是無過與不及，剛好是中間。

③ 至道：道極其至也。

也是一樣，道本來就是無過與不及。

④ 苟無至德：其胸襟淺狹，無以會通道之全，識見粗疎，無以盡其道之細。

「其胸襟淺狹」，世俗的人往往因時代不闊、不遠、不大，所以心胸狹窄，一句話也容納不下，煩惱一輩子。「某人對我的打擊有夠大，講了一句話讓我銘記在心！」是不是會這樣？這樣就連 50 年或 60 年的道行，都毀之於一旦；這點工夫修得不夠，害了自己。

大家都會生氣，但 60 年的工夫，為了一句話，心就沉下去了。大家試

試看！我講的也不標準，但這是千真萬確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大家要去體會。

「無以會通道之全」，所以沒有至德就會這樣，這樣就無法通透萬事，一個小結就將你卡住了。

「識見粗疎」，這種見識只是初段而已，眼界不寬闊、世事看得不多，人往往會有偏見。所謂「人之初，性本善；性相近，習相遠」《三字經》，我們的習性，有時會被某事卡住，而無法繼續做下去，這就錯了，這就是見識不廣。

很多世俗的事情，有時就要讓他先去做看看，錯了再講，這是沒辦法的事；有的人會講：「這樣不對！」不對的話就要自己去做；但是自己做也未必圓滿，為什麼？人絕對無法圓滿，不會有百分之百的人都贊成你，即使做得再好，可能還是會有四成的人講你不好，要是為了那四成的人，而得罪其餘六成的人，何必呢？所以修道要有輕重之分。

為什麼有很多的事情我們都要去圓融，就是這個原因，見解不同。看看孔子的修養：「夫子見人之一善，而忘其百非，是夫子之易事也」《孔

子家語·六本》，道理就在這裡，這是很簡單的事，孔子隨時都這麼做，遷就他的學生，諄諄善誘。

「無以盡其道之細」，由此可知，心裡見解要是很粗疏，細的事情就無法注意到，因為細的事情是要靠大家注意，不是靠一個人注意。

⑤ 至道不凝：則道大而我小，未能會萃於心而不聚，道精而我粗，未能造達於細而不成。欲道之凝於身心焉而不可得。不凝則何以行之哉？

至道不凝的意思，是因為道太大了，如同萬有引力一樣，地球的質量太大；我們的質量、山川、草木，甚至到大海那麼大的質量，海水都無法整個飛到天上，為什麼？因為被地球吸住了，互相吸引。這就是「道大而我小」。

「未能會萃於心而不聚」，萃是集的意思。在光的焦點之下能夠燃燒。未能會集，所以心就散掉了。

「道精而我粗」，道的精微，上一章說：「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廣大，草木生之，禽獸居之，寶藏興焉。」《中庸》可見一粒小石頭都不能放棄；光也是一樣，「今夫天，

斯昭昭之多，及其無窮也。日月星辰繫焉，萬物覆焉。」《中庸》，集起來，將來就變大了。

「未能造達於細而不成」，所以若不能達到精細，就無法完備、無法達成。

「欲道之凝於身心焉而不可得」，要將道凝集在我們的身心裡面；其實道本來就在我們的身心裡面，但由於我們的心散掉了，所以什麼都得不到。

「不凝則何以行之哉」，若沒有集合起來，又要如何去走？人若是無精打采則寸步難行。

**《中庸》第二十七章之三：
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，溫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禮。**

讀懂經句

① **尊德性**：所知道體之大而無外，非存心不能以容其大。是以致廣大，極高明，溫故，敦厚者，皆屬之是大綱工夫。

「所知道體之大而無外」，前面提到「彌六合則其大無外」《理數合解》，道理就在此。

「非存心不能以容其大」，我們要學存心，學存其心、養其性的道理，存什麼心？《孟子·離婁下》云：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。仁者愛人，有禮者敬人。愛人者人恆愛之，敬人者人恆敬之。」君子與別人不一樣的地方，就在於存心，君子以仁存心、以禮存心。

為什麼修道要學禮？禮只是門而已，不要執著在禮，所謂「義路禮門」；一般講門在前面，路在後面，所以成語為「禮門義路」。過了門後，方向要正確，立下了天下之正位，這個人是否有教養？是否能走這條路？那就是要義了，義很重要。

因為仁很散，孟子講妾婦之仁（即婦人之仁，講到這對女性會有點不好意思），妾婦之仁是在家庭裡，若論治國就不行，因此要看用途在哪裡。因為坤道順命，我們乾道是義命，要行義的路；坤道一樣要行義的路，仁是要以義來作調節，要看什麼事情可以慈悲，而什麼事情就要嚴厲。

講到教育，老前人以前在鄉下教育前輩們是很兇的，這真的確實！可是到台北以後卻不能兇，後學問前人

說：「您以前常告訴我們要離空，不是什麼事情都要放空嗎？」可是老前人說：「不行呀！這裡是都市，城鄉的人還是有所不同，要『素其位而行』《中庸》，我們要是講得出去就很好了。『素富貴，行乎富貴；素貧賤，行乎貧賤』《中庸》，我們要素其位而行。」

所以《孟子·萬章下》：「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」以義調節仁；若讓古早山下的前輩者知道，可能會覺得去台北努力傳道有多好、多輕鬆；這不像老前人以前在鄉下教育人是多麼地嚴格，對一般道親也都一樣，好嚇人！這是後學孩童時看到長輩們被教的過程，當然後學還是孩童，不在其中，但有許多普通道親，也不是點傳師，都是這樣被嚴厲教導的。

現在的人在忠恕學院上課，都覺得好輕鬆，這是因為整個環境不一樣。前人也隨著時勢的變化，後來他所看的都是現代的文學，穿插在他所講的道理裡面；不像後學現在所講的這麼刻板，你們能接受也很不簡單。以前老前人來台灣就開始講《孟子》，這是他的專科，因為從孩提時就開始研究《孟子》了，他的研究是讀、背。

「是以致廣大，極高明，溫故，敦厚者，皆屬之是大綱工夫」，尊德性是根本的、基本的道理。怎樣是廣大？怎樣是仁義道德？等下再解釋。

②道問學：所知道體之小而無內，非致知無以入小，是以盡精微，道中庸，知新，崇禮者，皆屬之是細密工夫。

道是人的智慧，一定要學。《禮記·學記》：「雖有至道，弗學，不知其善也。」小的、細節的東西，一定要用智慧，所以說「盡精微，道中庸，知新，崇禮者」，皆屬於細密的工夫。

③致廣大：致者推致也。天地萬物無所不包，故廣；合天地以為量，故大，此謂德性所包之廣大也。

「致廣大」就是推致。天地萬事萬物的運行是很廣大的，人的容量，當然包括心念，要與天地等量；這個量並不是指實際的質量，量是無窮盡的、無形的；心能包容道，甚至能包容天地，反正看得到的我們都知道其首尾，包括整個時空、宇宙。這是在講我們的德性要與天地一樣廣大、要與天地等量。

④ **盡精微**：盡者究到極處也。精微者道理精細微妙處。去其蔽之者，照舊廣大而已。

「盡者究到極處也」，盡要到極處要到中。

「精微者道理精細微妙處」，道理精細微妙處，其粗理與微妙處要融合在一起，不能分別；道理要如何講？要因緣施教，人都有良知良能，所以都能聽得懂，只是接不接受而已。講得太大，人又做不到，懂得天地的道理與我們又有什麼作用？人都會這樣思考。講些你們可以做的事情，我們聽了也比較會相信，要學也才學得到東西。所以人各不同，要如何講？講大的方面，都是些理論、學說，理論是一切的基础，沒有學說就無法推理，所以大小、粗處、細微、妙處都要懂。

「去其蔽之者，照舊廣大而已」，先將後天的習性置之一旁，才能將道理聽進去，因為人都先入為主，道理聽不進去是因為與其個性不合。但我們都會要他們先聽聽看再下結論，然後再聽其言、觀其行，看看他有沒有依理而行；若沒有，則了解他只是知道，只是會講而不去行，我們不是要批評他，而是反求自身有沒有像他一

樣。所以照舊廣大而已，不必研究那麼多，意思也是照舊廣大。

⑤ **極高明**：極者窮極也。高明者德性超乎物表也。故卓然而高，湛然而明。

「極者窮極也」，天的高、天的光明，已無法再更高了。

「高明者德性超乎物表也」，我們看到天、月亮、太陽這麼高，這只是看到表面，看表面可以嗎？看表面也只是懂得常識而已，要知道為什麼會高？

「故卓然而高，湛然而明」，這個道理我們要深深體會，沒有烏雲的天，就會光明。

⑥ **道中庸**：道者依之以行之也。中庸者無過與不及之理。

講到高明，人也是一樣，人站在高山或地位居高時，做事情就要反過來想，行的路就是要符合中庸之道，無過與不及之理；若以高位而行就很糟，是你一個人在行而已，無法和光混俗，所以《中庸》講的理如同燦爛歸平淡，一定要這樣再歸回來。

（續下期）